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 譯

WARRIORS

貓戰士

新預言

◎ 部曲之四

重現家園

Dawn



四喬木被夷為平地，葉掌
能脫離兩腳獸的魔爪嗎？
預言中垂死的戰士又是誰？



隨書附贈
抽獎貼紙與戰士卡

在四大貓族的世界裡，正發生可怕的事情：
貓兒們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失蹤，一點徵兆都沒有，就連葉掌也不見了！
眼前他們必須群策群力，救出失蹤的勇士，否則恐怕得永遠失去他們了。

晨星出版



序章

冽的星光照耀在因嚴寒的落葉季而光禿蕭瑟的森林裡。矮樹叢間有陰影在移動，那一個個因夜間寒涼露水浸濕毛髮所造成的精瘦身形在樹幹之間穿梭遊走，有如溪水汨汨流過蘆葦叢間，這些貓兒身上的毛髮不再像以前一樣隨著肌肉起伏如波浪般擺動，反而緊緊黏在骨瘦如柴的身軀上。

毛色燻黃的公貓走在這群無聲隊伍的最前方，他抬起頭嗅聞空氣裡的味道。即便黃昏的到來已讓兩腳獸的怪獸安靜下來，但惡臭的氣味仍緊緊黏附在正逐漸凋萎的葉片和枝樞上。

當公貓聞到身旁伴侶的氣味，頓時覺得舒適多了。伴侶身上傳來的熟悉味道和令人討厭的兩腳獸臭味混雜一起，也算聊勝於無地些許降低了原本難以忍受的強烈氣味。母貓執意緊跟在後，但那蹣跚的步伐早就洩露出她正處於捱餓狀態而且睡得很不好。

「火星，」她氣喘吁吁地問道，但他們不

斷前進的腳步並沒有停下來。「你想我們的女兒回家後，會找得到我們嗎？」

毛色燄黃的貓兒像是踩到了刺一般地突然縮了縮身子，「沙暴，我們只能求老天保佑了。」他輕聲說道。

「可是她們知道到哪裡找我們嗎？」沙暴回頭看看一隻肩膀寬闊的公貓。「灰紋，你認為她們會知道我們到哪兒去了嗎？」

「我相信她們會找到我們的。」灰紋承諾道。

「你憑什麼那麼篤定？」火星咆哮道，「其實我們應該再派一支巡邏隊去找葉掌的。」

「難道要我們再折損更多的貓嗎？」灰紋喵喵說。

火星的神情悲痛，但他只能沿著幽暗的小徑快步前行。

沙暴急速抽動自己的尾巴。「這是他這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她低聲告訴灰紋。

「他**必須**把部族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灰紋不滿地說道。

沙暴閉上眼睛好一會兒。「這一陣子，我們失去了好多貓。」她喵喵說。

或許是風向的關係，她的話傳進火星耳裡，他轉過頭，眼神堅定。「那麼也許這次的大集會裡，其他部族應該會同意我們必須聯手合作這件事。」他咆哮道。

「聯手？」一隻公貓發出不以為然的聲音。「難道你忘了上次提到這事時，其他部族有什麼反應嗎？風族明明在捱餓，搞不好是在靠吃族裡的小貓維生，卻還死要面子，不肯承認他們需要幫助。」

「但是塵皮，現在的情況更糟了。」沙暴爭辯道，「要是連小貓咪都養不活，部族怎麼可

能強大呢？」但她的聲音卻越說越小，因為她突然警覺到自己說錯了話，「塵皮，對不起。」她喃喃說道。

「雖然小葉松死了，」塵皮吼道：「但這不表示我就得讓其他部族來指揮我們雷族該如何行事。」

「別的部位指揮不了我們的。」火星堅稱道：「但我還是相信我們必須彼此合作。禿葉季已經快到了，兩腳獸和牠們的怪獸把大部分的獵物都趕跑了，就算有留下來的獵物，也被牠們毒死了，我們根本吃得不安心；但我們也不能孤軍奮戰。」

突然間，林子裡的颼颼風聲竟換成震耳欲聾的怒吼聲。火星放慢腳步，豎直耳朵。

「那是什麼聲音？」沙暴低語道，眼睛睜得老大。

「四喬木那兒出了狀況！」灰紋大聲嚷道。

他開始狂奔，火星也跟了上去，其他族貓則緊跟在後。所有貓兒都在斜坡頂端煞住腳步，往下探看陡峭山谷裡的究竟。

自古以來便為偉大的貓族守護著這塊神聖之地的四棵巨大橡樹，如今竟暴露在比月光還要刺眼的強烈光線下，而這些強光都是從集結於空地邊緣的怪獸眼中射出來的。原本供部族領袖在滿月時分的大集會裡登高一呼的巨大灰色岩塊——巨岩——如今竟赤裸裸地癱在空地上，看起來彷彿縮小許多，有如被棄置在轟雷路上的小貓咪一樣。

兩腳獸們繞著山谷跑來跑去，相互叫嚷。突然一種從未聽過的聲音劃破空氣，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一隻兩腳獸在刺眼的強光下舉起巨大的前爪，瞬間折射出奪目耀眼的光芒。接著那

兩腳獸便將前爪插進離牠最近的橡樹幹裡，塵屑瞬間揚起，猶如鮮血自傷口飛濺而出。那隻亮晃晃的前爪一邊邪惡地將古老的橡樹開膛剖肚，一邊發出可怕的嗥叫聲，牠節節深入樹幹的中心，這時兩腳獸突然大聲示警，山谷裡出現劇烈作響的霹靂折斷聲，回聲之大，幾乎淹沒了怪獸們的隆隆聲浪。巨大的橡樹開始傾斜，起初只是慢慢搖晃，然後越來越劇烈，最後竟轟然一聲倒在地上。當光禿的樹枝瞬間撞上冰冷的地面時，發出了嘩啦嘩啦的巨大聲響，然後漸漸歸於靜止，最後一片死寂。

「求求星族，快點阻止牠們！」沙暴喵聲道。

但顯然牠們的戰士祖靈們並未瞧見四喬木的慘劇。當兩腳獸往下一棵橡樹走去，打算用尖銳刺耳的前爪展開下一場屠殺時，高掛在紫色天空上的星群仍兀自發出冷冽的光芒。

貓兒們只能眼睜睜看著那隻兩腳獸在空地上一路弑殺，直到最後一棵橡樹也轟然倒地。四喬木——這座曾是四大部族世世代代的聚會場所，如今已被鏟平得片甲不留；四棵巨大的橡樹橫躺地上，樹枝不斷晃動，最後一切歸於死寂。兩腳獸的怪獸在空地邊緣咆哮作響，早就伺機準備進場切割這些剛被宰殺的樹木，至於斜坡頂上的那些貓兒早就被嚇得一動也不敢動。

「整座森林都死了。」沙暴喃喃說道：「我們已經沒希望了。」

「振作一點。」火星轉身面對他的族貓，眼睛閃閃發亮。「只要我們這個部族依然存在，就會有希望。」



第一章

鴉

掌最先聞到高地荒原的味道，當晨起的太陽正將乳脂般的光芒灑向被露水浸潤的草原上；雖然他沒出聲，但鼠掌看見他豎直雙耳，也感覺到稍稍擺脫了自羽尾喪命以來一味消沉的意志，深灰色的風族貓加快腳下的步伐，往斜坡快步走去，那兒的霧氣仍籠罩在長草坡上。鼠掌張嘴深吸一口氣，終於聞到冷冽的晨間空氣裡那熟悉的金雀花和石楠味道，於是也趕緊跟上前去，後頭則緊跟著棘爪、暴毛和褐皮。現在他們都聞到高地荒原的味道了，漫長艱辛的旅程終於接近尾聲。

這五隻貓兒什麼話也沒說，但卻不約而同地在風族領地的邊界上停下腳步。鼠掌看看她的同族夥伴棘爪，再看看影族的母貓褐皮；而她身邊的河族灰色戰士暴毛，此刻正眯起眼睛頂著迎面而來的颼颼冷風。在他們之中，只有鴉掌最激動地注視著這片廣漠崎嶇的草原，畢竟這裡是他出生和生長的地方。

「如果沒有羽尾，我們根本回不來。」他低聲說道。

「她是為了救我們才死的。」暴毛同意道。

河族戰士的悲痛語調令鼠掌臉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動起來。羽尾是暴毛的妹妹，如今她的身體冰冷地躺在急水部落瀑布附近的亂石底下，湍急的山泉水聲將伴著她一路前往星族天堂。

「那是她命中註定的。」褐皮輕聲下了一個註解。

「她命中註定要和我們一起完成這趟旅程。」鴉掌嚎叫道，「星族要她和我們一起去找太陽沉沒的地方，傾聽午夜的消息。她根本不該為了其他部族的預言而命喪黃泉。」

暴毛緩步走到鴉掌身邊，用鼻頭推推風族見習生。「膽識和犧牲本來就是戰士守則的一部分，」他點醒他。「難道你要她做出別的選擇嗎？」

鴉掌獨自凝視在寒風中枝極亂顫的金雀花叢，沒有答腔。他的耳朵不斷抽動，彷彿正努力從風中傾聽羽尾的聲音。

「走吧！」鼠掌突然往前一躍，跳過矮小的青草叢，急著想走完這趟旅程。她在遠行之前，曾和父親火星大吵一架，她不知道父親現在看到她回來時，會有什麼反應，一想到這兒，她的爪子就不安地戳動。當時她和棘爪離開森林時，並未告訴部族裡的貓兒他們要去哪裡，也沒告訴他們離開的理由；只有鼠掌的妹妹葉掌知道每個部族都有一隻貓兒被星族用託夢的方式告知，必須前往太陽沉沒的地方，傾聽午夜的消息。他們哪裡料想得到所謂的午夜竟然是指一隻智慧很高的老母獾，又哪會知道她所帶來的訊息竟然如此令人震驚。

鴉掌匆忙趕過她，跑到前頭帶路，畢竟他比誰都熟悉這塊領地。他帶著他們進入一長排的金雀花叢，沿著兔子走的小徑消失在彼端，褐皮緊跟在後；鼠掌跟著走進狹窄的隧道，一路低著頭，深怕耳朵被荊棘刺到；棘爪和暴毛則緊跟在後，她聽見腳爪踩在泥土上的聲音。

她四周淨是金雀花叢，記憶像一雙黑色翅膀在她腦海裡不斷拍打，她又再次想起那些可怕夢魘——夢裡總是漆黑一片，小小的空間裡充滿恐懼的氛圍。鼠掌知道這些惡夢多多少少和她妹妹有關。她告訴自己現在她回來了，相信一定可以找到葉掌的所在之處——但一股新的恐懼卻無來由地襲上心頭，她趕忙向光亮處急奔而去。

一直到走進開闊的綠草地時，她才放慢腳步。棘爪和暴毛緊跟而上，身上毛髮不斷被金雀花叢的尖刺給掃過。

「我現在才知道妳這麼怕黑。」好不容易跟上來的棘爪打趣地說道。

「我哪有怕黑?!」鼠掌反駁道。

「我從來沒見過妳跑這麼快過。」他喵喵說道，鬍鬚不斷抽動。

「我只是想趕快回家。」鼠掌固執地說著，並沒注意到走在她身邊的棘爪和暴毛這時互看了一眼。這三隻貓兒一路跟著褐皮和鴉掌，而前者已經消失在石楠叢裡。

「如果我們告訴火星有關午夜的事，你想他會怎麼說？」鼠掌好奇地大聲問道。

棘爪抽動自己的耳朵。「誰知道？」

「我們只是信差。」暴毛喵聲說：「我們能做的只是告訴他們，星族要我們知道的事。」
「你認為他們會相信我們的話嗎？」鼠掌問道。

「如果午夜說得沒錯，那我相信要說服他們，應該不是難事。」暴毛嚴肅地說道。

鼠掌知道她現在什麼也不想，只想趕快回家。她本來已經拋開森林即將有大禍的這個念頭，但暴毛的話再度提醒她，使得她的心又因恐懼而糾結。午夜的可怕警訊言猶在耳：兩腳獸要建造新的轟雷路，牠們很快就會帶著怪獸進入森林，大石會被碾碎，整片大地都將被牠們撕裂，片甲不留。如果你們繼續留在那裡，就算怪獸不毀了你們，你們也會因捕不到獵物而餓死。

她的胃因恐懼而緊縮不已，他們會不會回來得太晚了？會不會已經無家可歸了？

她試圖冷靜自己，因為她又想起午夜後面說過的話：不過你們不會沒有嚮導的，等你們回到家，站上被銀毛星群光芒所籠罩的巨岩，就會有一位垂死的戰士告訴你們該怎麼走。鼠掌深吸一口氣，還是有希望的，但他們得先回家。

「我聞到風族戰士的氣味了！」

棘爪的聲音讓鼠掌一下子跌回現實。「我們得趕快跟上鴉掌和褐皮！」她氣喘吁吁地說道。遇到危險，一定要和同伴們並肩作戰，這已經成了她這一路上養成的習慣和直覺動作了，反倒忘了鴉掌本身就來自於風族，所以就算遇到風族的貓兒，也不會有危險。

她從石楠叢裡跑了出來，衝進空地，但差一點撞上一隻骨瘦如柴的風族見習生。她站在那裡動也不動，很驚訝地瞪著他。

這個見習生是一隻很年幼的公貓，從外貌來看，他根本不到該離開育兒室的年紀。此刻的他正蹲在空地中央，後背高高弓起，毛髮倒豎，但即便如此，他的體型還是比鴉掌及褐皮小

上許多。鼠掌從石楠叢裡突然現身，讓見習生嚇得縮了一下身子，但依然是很勇敢地留在原地不動。

「我就知道我聞到入侵者的味道。」他生氣地說道。

鼠掌眯起眼睛。難道這個可憐的小不點，真以為自己對付得了三隻成年的貓兒？鴉掌和褐皮很冷靜地看著眼前這隻風族見習生。

「小夜鷹！」鴉掌啞聲說：「你不認得我了嗎？」

見習生偏過頭，張開嘴巴，嗅聞空氣裡的味道。

「我是鴉掌！小夜鷹，你在這裡做什麼？你不是應該待在育兒室裡嗎？」年幼的見習生輕彈尾巴，「我現在改名叫梟掌了。」他厲聲說道。

「可是你不可能當見習生啊！」鴉掌驚訝地說道：「你還不滿六個月耶！」

「那你也可能是鴉掌，」小公貓咆哮道：「鴉掌跑了。」但顯然已經放鬆原本備戰中的緊張肌肉，往風族貓兒緩步走去，鴨掌則沉穩地站在原地，任由見習生在他身上四處嗅聞。

「你的味道好奇怪喔！」梟掌大聲說道。

「我們旅行了很久。」鴉掌解釋道：「但我們回來了，我必須和高星談一談。」

「是誰要找高星談？」一個挑釁的聲音出現，鼠掌嚇了一跳，她轉身一看，只見一隻風族戰士從石楠叢裡走了出來，他抬高腳爪，以免被刺到，後面還跟著兩個戰士。鼠掌驚訝地看著來者，他們也都好瘦，瘦到幾乎可以看清毛皮下的嶙峋肋骨。難道這些貓兒最近都沒抓到東西吃嗎？

「是我！鴉掌！」風族見習生喵喵說，不斷抽動尾尖。「網足，你還認得我嗎？」

「我當然認得，」這隻戰士答道，語調非常冷漠，這讓鼠掌不禁同情起她的朋友。這和他們想像中的回家方式不一樣——更何況鴉掌還沒把壞消息告訴他的同族夥伴呢。

「我們還以為你死了。」網足喵喵說。

「我沒死。」鴉掌眨眨眼。「部族還好嗎？」

網足眯起眼睛。「這些貓來這裡做什麼？」

「他們和我一起去旅行。」鴉掌答道，「我現在沒辦法解釋，但我一定會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訴高星。」他補充說道。

網足對鴉掌的說詞似乎不感興趣，而鼠掌也感覺到這隻骨瘦如柴的戰士厲聲說話的同時，正以目光掃視著她。「把他們趕出我們的領地！他們不該來這裡。」

鼠掌不禁好奇，要是他們硬是不走，網足真有足夠體力對付他們嗎？但這時棘爪卻跨前一步，向風族戰士點頭說道：「我們當然會離開。」

「反正我們也要回自己的部族。」鼠掌言詞尖銳地補一句，卻被棘爪警告性地瞪了一眼。

「那就快走啊！」網足厲聲說道。他看看鴉掌，「走吧！」他咆哮道：「我帶你去見高星。」他轉過身，往空地的彼端走去。

鴉掌不斷抽動自己的耳朵。「你確定營地是往這個方向？」他喵喵說，並不忘指指另一個方向。

「我們現在住在以前的養兔場裡。」網足告訴他。

鼠掌看見鴉掌眼裡有一閃即逝的困惑與焦慮。「我們搬家啦？」

「只是暫時的。」網足答道。

鴉掌點點頭，但眼裡仍充滿狐疑。「我可不可以先和我朋友道別？」

「朋友？」另一個戰士開口說道，那是一隻淺棕色的公貓。「難道你現在只效忠其他部族的貓？」

「當然不是！」鴉掌堅持道：「可是我們已經一起旅行一個多月了。」

風族戰士顯得有些猶豫，他們互看彼此，但沒有說話，鴉掌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走向褐皮，他用鼻頭輕觸她雜色的毛髮，然後又很感性地輕輕刷過棘爪和暴毛。最後伸出鼻頭，輕觸鼠掌的鼻頭，她很意外他的道別方式竟是如此溫柔。鴉掌本來是他們當中最不合群的一個，但畢竟他們曾共同經歷一切，如今就連他也能感受到他們之間所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

「我們一定很快就會見面的。」棘爪低聲說道：「就像午夜說的，在巨岩上碰面。我們必須見到那位垂死的戰士，才會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他輕彈尾巴。「但要說服各部族相信午夜說的話，恐怕不容易。族長們不會想聽見貓兒們得離開森林的這件事實，但如果我們能見到那位垂死的戰士……」

「我們也可以帶族長去啊！」鼠掌喵聲說：「如果讓他們親眼見到那位垂死的戰士，他們就會相信午夜說的話了。」

「我不相信豹星會跟我去。」暴毛提醒道。

「黑星也不可能，」褐皮同意道：「現在不是滿月時分，所以四個部族之間並無休戰協

定。」

「這件事很重要，」鼠掌堅稱道：「他們一定得來。」

「我們應該試試看，」棘爪作下決定。「鼠掌說得沒錯，這或許是告知他們消息的最好方法。」

「好吧！」鴉掌喵聲說：「我們明天晚上在四喬木碰面，不管族長們會不會來，我們都要如期赴約。」

「四喬木！」網足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鼠掌好一大跳，顯然風族的戰士已經偷聽到他們的談話；雖然她知道他們的計畫並非要出賣自己的部族——甚至完全相反，是要幫助自己的部族，但還是覺得很有罪惡感。然而網足恐懼的似乎是別的事情。

「你們不能在四喬木碰面，那裡什麼都沒有了。」他不屑地說道。

鼠掌只覺得寒意上身。

「你這話什麼意思？」褐皮質問道。

「在兩個月升時分之前，所有部族都前往那裡，打算參加大集會，結果卻在那裡親眼目睹兩腳獸毀了四喬木。兩腳獸和牠們的怪獸剷除了所有橡樹！」

「牠們剷除了所有橡樹？」鼠掌重複一遍他說的話。

「我話已經說得夠清楚了，」網足咆哮道：「但如果你們還是笨到執意要去那裡，那就自己看著辦吧！」

鼠掌此刻更顯歸心似箭，她急著想看到自己的族貓、父親、母親，還有妹妹。她的腳爪不

安地抽動，一心想回森林去，其他貓似乎也和她一樣歸心似箭——棘爪的眼神相當堅定，至於暴毛則不耐地用爪子搓摩地面。

鴉掌看看他的同族夥伴，再把目光放回朋友身上，「那就祝你們好運嘍。」他輕聲說道：「就算老橡樹倒了，明天晚上還是要在那裡碰面。」棘爪和暴毛點點頭，於是鴉掌轉身跟著網足走進石楠叢裡。

棘爪一直等到風族貓們都消失在視線中，這才開始嗅聞空氣裡的味道：「我們走吧！」他指揮道，「褐皮，我們要越過以前獾的老巢，往河邊的方向走，可是我認為妳最好和我們同行，直到抵達風族邊界再分道揚鑣。」

「但如果我現在就往轟雷路走會比較快。」褐皮爭辯道。

「在我們離開高地荒原前，最好一起走比較安全。」暴毛喵聲說，「才不會因為落單而在風族領地裡被逮到。」

「我才不怕風族呢！」褐皮厲聲說道，「再說那些戰士根本沒有力氣打鬥。」

「但我們也不應該挑釁啊！」棘爪警告她，「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去過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們要告訴他們什麼。」

「更何況我們也不曉得兩腳獸在這裡做了什麼。」暴毛補充道，「萬一不小心遇到牠們的怪獸怎麼辦？最好還是集體行動比較妥當。」

褐皮凝神注視她的同伴好一會兒，這才點點頭。

鼠掌眨眨眼，鬆了一口氣。她可不想這時候又得和另一個朋友道別。



棘爪帶著他們穿過高地荒原，其他貓兒緊跟在後。他們一路奔跑，穿越草地，但落葉季的微弱陽光根本無法烘暖鼠掌背上的毛髮；他們無聲地奔跑，但她感覺到他們的心情有如烏雲蔽日般灰暗。自離開山區之後，他們就一心趕回森林，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但鼠掌這時卻不禁揣想，也許繼續旅行……繼續永無休止地在陌生的領地裡流浪，都比回到家去面对自己的責任，告訴族貓必須離開家園，不然就得面臨可怕的死亡劫難……要來得容易點；但無奈他們還有一個預言必須完成——垂死的戰士——所以他們一定得做完這件事。

他們漸漸接近邊界，她開始聞到怪獸的嗆鼻臭味，這裡沒有任何獵物的蹤跡，天空也沒有鳥兒飛翔，金雀花叢裡更是聞不到兔子的氣味。雖然風族這塊領地本來就不容易狩獵，但以前卻總能從風中或土裡嗅聞到獵物的氣味，如今卻連常在高地荒原上方展翅盤旋的鷲鷹也不見了。

四隻貓兒爬上高聳的土堆，鼠掌困難地吞吞口水，這裡的怪獸臭味更強烈了，她忍住反胃的念頭，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往下看。原本的荒野被硬生生地開鑿出一片空地，那裡不再是他們起程時所見到的開闊草原，取而代之的是塵土飛揚、零星破碎的黃土大地。遠方的怪獸正轟隆作響地穿過空地，用那巨大有力的前爪不斷地在地面上翻攪，所到之處，淨是被蹂躪過的黃土痕跡。

鼠掌全身顫抖，低聲說道，「難怪風族要搬到養兔場，八成是兩腳獸毀了他們的營地。」

「牠們已經毀了一切。」棘爪吸了口氣。

「我們離開這裡吧！」褐皮不滿地說道。鼠掌從她的語調裡聽得出來她有多憤慨，她看見她把長長的爪子深深戳進草地裡。

但棘爪還在眺望著那片被蹂躪的大地。「真不敢相信牠們竟然毀了這麼多東西。」

鼠掌的喉頭一緊。看見棘爪痛心的神情，就像看見這片荒原被摧殘一樣令她難過不已。「我們走吧！」她催促道，「我們還得回家，看族裡有沒有出事。」

他點點頭。鼠掌看見他肩膀繃得好緊，彷彿肩上真的扛著沉重的訊息必須帶回族裡，然而棘爪沒再多說什麼，只是帶頭往斜坡下方走去，盡量避開兩腳獸的怪獸。當他們好不容易終於穿過那一大片被翻攪蹂躪過的黃土空地，鼠掌心想，好險今晚天氣乾冷，地上的泥巴都很堅硬，萬一下雨的話，這裡一定會變成一條波濤洶湧的黃泥巴河，水深絕對足以吞沒小貓咪，就連腿長的戰士也可能被淹到腹部的地方。

等他們抵達風族邊界與森林的接壤處時，褐皮停下了腳步。「我在這裡和你們分手好了，」她喵喵說，語調雖然平靜，但眼裡卻洩露出不捨的心情。「不管兩腳獸做了什麼，我們明天都要在四喬木見。」她承諾道。

「祝妳好運，希望妳能順利說服黑星。」棘爪喵喵說，並用鼻頭摩搓他姊姊的臉頰。

「我不需要好運，」她很酷地答道：「我會盡我所能地說服黑星和我一起去，我們的旅程還沒結束，為了部族著想，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龜殼色的戰士快速往影族邊界走去，這時鼠掌突然覺得自己的活力又回來了。「我們也會

說服火星的！」她在她身後大聲叫著。

棘爪、鼠掌和暴毛越來越接近河族邊界，腳下的青草開始變得柔軟豐潤。沒多久，鼠掌便聞到界標的味道，還聽見遠方峽谷傳來的嘩嘩水聲。河族的領地就在彼端，只要過了這座峽谷，便可見到兩腳獸的橋樑，到時暴毛就能過河回家了。

棘爪停下腳步，以為暴毛會在這裡和他們分道揚鑣。不料暴毛只是看著他。「我和你們一起回雷族營地。」他輕聲說道。

「和我們一起回去？為什麼？」鼠掌大聲問道。

「我要告訴我父親有關羽尾的事。」他答道。

「可是我們會幫你轉達啊。」她提議道，她為暴毛分擔他肩上的重擔，她會幫他告知灰紋——也就是雷族副族長——女兒的死訊。話說很久以前，灰紋愛上了河族的母貓銀流，他們有了愛的結晶，但銀流卻因生產而過世，雖然暴毛和羽尾是在河族長大，但他們從小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雷族的貓。

暴毛搖搖頭。「他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母親，」他點醒鼠掌。「所以羽尾的事應該由我自己來告訴他。」

棘爪點點頭。「那就跟我們一起走吧！」他喵聲說。

於是這三隻貓兒排成縱隊，沿著小徑離開峽谷，走進林子。鼠掌滿心期待，毛髮開始倒豎，她聞到落葉的腐味，他們快到家了。她加快腳步，越走越快，最後竟飛也似地在柔軟的林間地上奔跑起來；她感覺到棘爪毛髮輕拂過她的身邊，原來他也在加快腳程，趕過了她。

然而鼠掌的奔跑並不是出於興奮或開心回到家，而是有某種東西在召喚她回去——這種東西遠比兩腳獸和怪獸的威脅更令她憂心忡忡。最近常讓她睡不好覺的可怕惡夢再度浮上心頭，有如老鷹的嘯叫預警，在腦海裡揮之不去。一定出了什麼事了！

Morning Star